

南
京
大
学
博
士
文
丛

通泰方言 音韵研究

顾 黔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
DAXUE
BO SHI WEN CONG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通泰方言 音韵研究

顾 黔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 / 顾黔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6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ISBN 7-305-03546-7

I. 通... II. 顾... III. 江淮方言—音韵学—研究
IV. H1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008 号

从书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
著 者 顾 黔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www.njupress.com>
电子函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字数 500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ISBN 7-305-03546-7/H·290
定 价 33.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子铭	孙义燧	吕 建
任天石	刘荣川	许敖敖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姚天扬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规范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学术是链

——序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

鲁国尧

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兴盛、衰退、消亡的演化史，学术也不例外。某一学术，如果它当之无愧地说，是学术，即真学术，那么自它产生之日起，只要不是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就有它的发展过程。形象地说，它的发展就是一根链。当然，链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只要读读那些学术史、学派史、宗派史的论著，看看那些“学案”类的专书，就会惊叹学术史是如此的千幻万变，令人眩目：有的学术、有的学派源远流长，影响深而且厚，历世为显学；有的不绝如缕，历尽艰难曲折而逢中兴之机；有的虽然一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却如浮云苍狗，斯须幻灭，而令“后人哀之”。其中原因多多，学术本身是否适应社会需要，植根是否深厚，是遭逢良时还是“生不逢辰”，还和创始者与传承人的素质、勤奋、努力有关。比如说唐代初年，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归国，长安万人空巷，民众“自然杂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他此后一直受到唐太宗、唐高宗的极高礼遇，翻译、传教的条件、环境极好，他自己是一位极其虔诚的佛教徒，是一位具有极高水平又极其勤奋的佛学学者，但是他所创立的法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序

相宗教传即止。而出身贫贱、连字都不识的慧能，其南宗却赖弟子神会等等的努力，发展壮大，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绵历一千多年，且播及域外。如果用我的链的比喻，可以说，法相宗是一根短链，而禅宗则是一根长链。我只是举这两个明显对照的例子，其他学科这种盛衰兴替的史实也不胜枚举。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借鉴古史，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活动不无意义。

现在要切入我们所要讨论的题目，即顾黔同志的这部专著。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方言，具体地说，即通泰方言。她的这本书有这样的规模，有这样的水平，自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一部并不显眼的学术史即通泰方言研究史上的一个端点，这是就现时而言。如就长远而言，它绝不是通泰方言研究史的戛然而止的终点。准确地说，顾黔这本书是长链上的一环，它的前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环，它的后面也必然还会有很多环，我相信，其中有些环将由她自己来连上。

几年前我悟到一个道理，对某一方言而言，其研究的多数成果是由说这种母方言的学人做出的。当时我在图书馆里翻阅一部从台湾买来的影印的明清手稿的大型丛书，翻到清代张澍的《秦音》。我知道，张澍是语言文字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发现西夏文的功臣，因为他是甘肃人，所以只有他，才会努力去从古籍中辑录当时西北地区还存在的方言词汇。后来想想，黄侃的《蕲春语》、杨树达的《长沙方言本字》不都是这样的嘛。何人不爱家乡？既然熟悉、热爱自己的母方言，也就必然带着稀有的热忱去搜集、研讨，以著于竹帛，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

通泰方言区的学人的著作也是合此“情”，会此“理”的。通泰方言的范围并不大，处运河之东，南临长江，东濒黄海，约有1000万人口。虽然西汉时已设县，名曰海陵，但是长期以来，在江苏省，经济上文化上都算不上发达地区，当然比不上苏南，也不如西邻扬州。举例说，清代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在全国学坛居领先地位，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赵航《扬州学派新论》都

颂扬备至，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六论扬学，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阮元、汪中、焦循、江藩、刘宝楠、刘台拱、刘文淇等，有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国学史，他们是江都、甘泉、高邮、宝应、仪征人，即扬州府西部地区人，而东部人数既少，成就也稍逊，如兴化任大椿著《字林考逸》、泰州田宝臣撰《小学骈枝》。至于泰州之东，似乎没出过在学术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

但是这只有十个县市的小方言区，却成为语言学者的高产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的趋势愈益明显。如果追究根源，不妨借用一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通泰方言区面对吴语，处于广袤的官话方言区的最南缘，在整个官话方言区中，通泰方言是最复杂的一支。“生于斯，长于斯”的学人受这样的“水土”的滋润，必然形成对语言学的特别感情，因而在这狭小的土地上，尤其在 20 世纪，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语言学家，如果“按单位面积产量”，这在全国该是名列前茅的吧。详见拙文《话说江苏语言学家》，我列举了通泰地区的 20 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名家，有海安魏建功，东台周法高，南通黄淬伯、王均，如皋董同和、丁邦新，这些先生都为中国语言学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通泰方言研究的历史，这条链，大概要从清初说起。¹至于明代，甚至宋元，有没有史料，不敢说。就我所知，最早记录通泰方言特异语音现象的是康熙年间的安丰人王大经。安丰，当时属泰州，乾隆时析置东台县后属东台。康熙十二年（1673），王大经主编《淮南中十场志》，所谓“淮南中十场”是指当时泰州所属的濒海的十个盐场，东台场、安丰场、富安场等，都在泰州的东面和北面，今分属东台、海安等县市。《淮南中十场志》卷一“风俗附方言”说：“至于以‘稻’为‘滔’，以‘豆’为‘偷’，以‘咸’为‘寒’，以‘学’为‘鹤’，以‘地’为‘梯’，以‘丈’为‘吕’之类，则声之转也。”这就是拿通泰方言和其他官话方言比较，这一则资料记录了通泰方言的两大特点：古全浊声母上去声字今为送气清声母阴平字，古外转二等牙喉音字今音声母不变为舌面前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序

塞擦音、擦音。

通泰方言区学人所著的第一部研究自己方言的专著是姜日章《天然穷源字韵》。姜日章，约生于康熙二年（1663），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当时如皋县北李堡人，李堡现隶海安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存日一”著录《天然穷源字韵》九卷，云：“是编成于康熙丁酉（按，公元1717年），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日月二部为字书，……水火木金四部为韵书，并为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夫下十四韵，每韵分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则古文奇字也。”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甚低，其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偏僻地区的名不见经传的文人所著的反映方言的辞书，与正统观念颇有距离。反是，乾隆十五年（1750）序刻的《如皋县志》则赞誉有加。县志云：“其言韵也，统之以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下十有二韵，别之以额喉腮舌牙齿唇七声，中平上去入五声，亦为标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四库提要著录的为两江总督采进本，十四韵，而县志称十二韵，是否又一版本？近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我怀着十分的喜悦去查找《天然穷源字韵》，结果却大失所望：这存目丛书并不全哪！姜书不知天壤间还存在否？

泰兴人何萱（1774—1841）著有《韵史》八十卷，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洋装14本。何萱长期居于如皋石庄，晚年归泰兴。他的书中的韵学体系实源于通泰方言的中区即如皋、泰兴方言，因此这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泰方言语音。罗常培先生之后，我和顾黔也对此书有过论述。

如果再找这条链上的下一环，那就是《字音集义通考》，这是一部手稿，题作“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大概是清同治年间泰州东北部某乡村的文人所为，这是一部方言韵书，反映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泰州方言的很多特点，很有价值。是我于1959年暑假中得于泰州，后曾带到北京请魏建功先生鉴定。我著有《〈字音集义通考〉解析》，附于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

史研究》之末。

在怀恕轩主人之后有泰州人陈启彤，字管侯，著《广新方言》，主要辑录、考证泰州方言俚语，也兼及芜湖方言，因为他曾经在芜湖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白序于辛亥（1911），是章太炎《新方言》一派的著作。在陈启彤之前，泰州人高尔庚、亦从事泰州方言的搜辑、研究工作，高尔庚是清光绪己亥（1899）岁贡。其从弟高裕瑞，卒于1959年，其方言著作成于1927年左右。两高的成果皆被采入1930年的《泰县志》中。

南通人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1913年），也是传统方言词汇学的专书。方言词汇自是方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传统方言辞书的字里行间爬罗剔抉，精心考证，以求音韵资料，这是研究方言史的一条重要途径，惜乎世人不太重视此道。对孙锦标先生的《南通方言疏证》和《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论著还不多见，这有赖于南通专家。

以上这些清代及民初的通泰方言区学人的研究通泰方言的著作都属于传统的语文学的范畴。最近发现了一篇1936年的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葛兆光选编的《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收有陈昌年《泰州方言正字》，“编者按”云：“陈昌年，男，江苏泰县人，1911年生，1936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本论文经杨树达先生批改，评定成绩为80分。”清代的泰州至民国时，改称泰县，辖区甚广，相当于1996年以后的地级泰州市所属的海陵区、姜堰市和海安县西半部。陈昌年《泰州方言本字》共95条，兹举一例，“谖”条：“《新方言》云：‘今保定、真定、河间、天津皆谓大言不可任信曰谖，读去声。’按《汉书·艺文志》班固云：‘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师古曰：‘谖，诈言也，许远切。’泰州谓诈言亦曰谖，与保定等处相同也。”《泰州方言本字》还是传统的，虽按时间说，中国语言学在1936年以前即进入现代语言学时期，可见旧学和新学的变革不是“一刀切”，而是有一个交错的过程。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序

20 世纪初年是西学东渐的关键性的时期，表现在方言学领域，则是 20 世纪 20 年代现代方言学的建立。三位亲至西方寻求语言科学的先贤的名字应该铭刻在中国现代方言学史上，他们是赵元任、林语堂、刘复，三位都是文化名人。若论对语言学的贡献，以赵元任为最大。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在 1928 年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

在新语言学时代，魏建功先生有其重要贡献。魏先生，海安西场镇人（民国时西场镇属如皋县），少年时在南通求学，师从孙锦标、徐昂ⁱⁱ；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钱玄同、刘复。他是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他是杰出的音韵学家、语文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他的名著《古音系研究》多次提到如皋方言、南通方言。去年我读了魏先生二三十年代的若干论文，他经常引证如皋、南通方言，精妙之处甚多，也对方言作出分区，多次指出这一地区方言的特点。魏先生所引用、所讨论的若干方言现象是研究通泰方言史的上好资料，如古麻韵三章组字，今泰州音白读韵母 a，文读为 e，有些字兼具二音。一些很文的字只读 e，如文言虚字“者”“也”，我推测它们韵母原本读 a，但是“者”字即使泰州老人也决不念 a，要证实这个推想，只能从空间上寻找例证。我在《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中说道：“1961 年 5 月，泰州耆老、年近古稀的仲一侯先生告诉笔者：‘在泰州东乡里，读书人念“南冥者，天池也”（《庄子》）这类句中的“者、也”时，是读成 tsa、ia 的，这是我三十几年前在曲塘亲耳所闻。最近问姜堰人曹伯丹老先生，也是如此说法。’”ⁱⁱⁱ魏建功先生《与人论方音的由来》（原载《语丝》五卷八期，1929 年 4 月 29 日）云：“‘这’，皋音实为‘者’之旧作‘乍’，tza。”^{iv}魏先生的所谓“皋音”，我们假定就是其家乡西场镇音。那么文言虚字“者”字的韵母，泰州绝对念 e，而 20 世纪初，泰州东乡均读作 a。泰州—姜堰—曲塘—西场，由西往东，姜堰距泰州约 25 公里路程，曲塘距姜堰约 17 公里路程，西场距曲塘约

37 公里路程。`于此可见,“从地理上横断面一看,就看出有好些相当于历史上纵断面的变化出来。”¹¹“我们通过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到,通泰方言东存古而西趋新的坡性特点。

我建议当今研究如皋、泰兴、南通方言的学者将魏著中的方言资料做一次穷尽式的辑录,并与今日方言作一纵向对比,凭此可窥百年方言史。我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他们都经常引用当时方言作例证,段氏甚至言及京师语、四川话。令人惋惜的是,研究方言的学人,并不太重视利用这类宝贵史料。

近几十年来,对通泰方言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推《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此书是20世纪50年代汉语方言普查的突出成果。此书将江苏和上海方言分为四区,其中的第三区即我们所说的通泰方言区,对通泰方言的辖区尤其是特点作了详尽的描述,可称是破天荒的第一遭。《江苏省志·方言志》《江苏方言总汇》均于1998年出版,这是20世纪江苏方言研究的最后总结,其中当然包含了通泰方言。

俞扬同志的《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61年5月号)是通泰方言研究史的重要一环,该文详尽地叙述了泰州方言文白异读的类型,而文白异读涉及泰州方言以至通泰方言的多项语音特点,可谓若网在纲。俞扬同志在80年代、90年代陆续发表关于泰州方言语音、语法的论文多篇,其文史功深,最近辑编《泰州旧事摭拾》,正在撰著《泰州方言研究》。

我读研究生期间,在袁家骅、魏建功二先生的影响下,热衷于家乡方言的调查研究,从1961年5月起,整三年内,写了六稿,成《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十万余字。我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的第三区命名为通泰方言区,这一地区在汉代本为一行政区,即海陵县,南朝时期人口大增,此后陆续析置新县,陆地亦向海延伸。如今这一方言区,泰州和南通是东西两个端点,南通方言保存的古音最多,泰州方言则受民族共同语的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序

影响较重，以“通”“泰”二字概括，是为得之。此文的重点是从方言史的视角描述方音的各种现象，勾稽了大量文献资料，在方法上有创新，也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最后提出了两个假说：“吴方言本北抵淮河说”，“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这是一篇颇具原始创新性的论文。但是所引用的考古学资料是50年代后期的成果，后来就显得陈旧了。1964年5月文成之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即之时，只得束之高阁。

丁邦新先生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本（1966年）发表了《如皋方言音韵》，使用音位学方法对如皋方音作了全面的描写，强调如皋方言和吴方言的密切关系，这是通泰方言研究史链上很重要的一环。

大陆的“文革”使学术研究包括方言研究中断。80年代学术复苏，但是我的以泰州方言为基点涵盖整个通泰方言的文章《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因过长，仍然无法在国内发表。1986年9月我赴美出席国际汉藏语学会，得与桥本万太郎先生交流学术，应桥本先生之约，1987年我将拙文誊抄，并加上对泰州籍青年学生胡立群的调查记录，最后得岩田礼和中岛干起二先生之助，终于在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第30号（1988）发表。可是国内学者很少能见到，我的论文集不久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此文，那就获得了一个向国内学人求教的机会。

1990年、1991年我在日本访学作演讲时明确提出了北朝通语、南朝通语说，认为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归国后写了一篇《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1992年发表，1994年编自选集时更名为《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那是宏观、考古之作。由于教学繁忙，加之兴趣转移，我没有对通泰方言继续作研究，但是我深知通泰方言是一个学术含量很高的课题。1990年得国家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南京大学建立了汉语史博士点，我就打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序

算将我探索过的语言学领域中，自认为有意义的两个题目交给学生去做，一是全元曲用韵研究，一是通泰方言研究。顾黔同学本从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鲍明炜先生学习方言学，成绩优良，鲍先生年高退休后，顾黔就从我攻读博士课程。她是泰兴人，我就建议她接着我做通泰方言的研究。她愿意在链上加新环，很努力，多次至通泰方言的中区、东区、西区作田野调查工作，艰苦备尝，十年间连续发表了《通泰方言韵母研究——共时分布及历史溯源》、《何萱〈韵史〉及其音韵学思想研究》、《The Initials of the Tongtay Dialects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Jing* Series and The *Jy* Group》等文。她又于1995年赴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从丁邦新先生深造一年。近年她孜孜矻矻，将博士论文全面增补，又向鲍明炜先生等专家请益，水平大有提高，成就了这本专著，这可以说是“十年寒窗”的果实，我欣庆其成。

这是一本迄今为止的通泰方言研究的总结性的著作，可以立于方言学之林。它的优点，学术界自会给予评价，当然不足之处、缺点也会得到同行的指正。我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在这儿略叙几点浅见。只要和前此的论著略作比较就可知道，《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是一本真正的对通泰方言作全面的共时描写的专著，其历时的研究部分既有承继，又有推进。这只要看看它的目录就可知道了，它首先简要地介绍了这一方言区的地理、人口、历史概况及该方言的研究史。重点在下面四章，即描述全区的声、韵、调，讨论该方言的渊源，有很多是在以前的论著中看不到的。那1900个字的十个方言点的对照表即弥足珍贵，顾黔辛勤调查、反复核对，该是可靠的。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方言学者和音韵学者都怕所引用的方言资料误差率高。《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对苏沪的方言分出个第三区以后40年，顾黔进一步对这第三区作了下位的分区，这是值得重视的进步。谈到分区，我以为，如果借用句法学的层次分析法来说，应该是首先析出南通方言，然后再将其余分为两部分，如此得出的结果是东区、中区、西区。顾黔三区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序

的分法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这也可以说是顾黔的又一贡献。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汉语现代方言学的传统做法是，涉及某一县（按，近十几年政府在行政区划上又将大量县升格为市，于是除了直辖市外，有地级市、县级市两种名目，这已经容易把人搞糊涂。最近又将若干县和县级市变为县级区，例如众所周知的“淮安县”，十几年前成了县级市“淮安市”，两个月前，又成了“淮安市”属下的“楚州区”，不过这新的“淮安市”可是地级市，是将原地级市“淮阴市”改称而来。我是本省人，费了脑筋才弄清楚，不知外省人怎样？对方言学来说，为免视听混淆，还是将原称“县”的统称之为“县”好，或者不在县级市的地名后加“市”，如本书做法。）的方言时，一般以城关镇为代表点，通泰方言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志·方言志》、《江苏方言总汇》还是这本《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所列通泰诸点的声母表，都是根据城关话的调查所记，只有 ts 、 ts' 、 s ，而无 $tʂ$ 、 $tʂ'$ 、 $ʂ$ 。但是如皋、如东、泰兴、海安、姜堰诸点（如前所云，实际是城关点）和 ts 、 $t's$ 、 s 相配的是 z ，而非 $ʒ$ ，这一点有启发意义。顾黔对中区如东、如皋、泰兴的农村作了密集的调查，发现在很多乡、村，除了 ts 、 ts' 、 s 外，还有 $tʂ$ 、 $tʂ'$ 、 $ʂ$ 一套，请读者看看书中这一节，可谓图表并茂，正显示其用心之细，用力之深。她的这一发现，真是应了一句古话，“礼失而求诸野”。这样，她在“早期通泰方言声母系统”的构拟中列出 ts 、 ts' 、 s 、 z 与 $tʂ$ 、 $tʂ'$ 、 $ʂ$ 、 $ʒ$ 两套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通泰方言音韵研究》一书描写古流摄在通泰三区，特别在中区的析变；论及声调系统时，区分六调区和七调区，并据之拟测古调系统，等等，都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论据，作出认真的推论，限于篇幅，不再缕述，请读者诸君读本书正文。此书对通泰中区的调查尤为细密，研究颇为深入，使通泰方言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值得嘉许的。

最后着重讨论一下通泰方言的古史问题，我在 40 年前提出